

蛾在光源上舞著，豔火的光在它身上燒著，一霎那間她還以為那是螢火蟲。

啜一口杯子裡的醇香，盯著外面的風景，就這樣什麼都不想，任由畫面跑馬燈般掠過腦海。不必控制節奏，也不必故意去想，每次她放空的時候，回憶都會在腦裡找到舞室。它脫下舞鞋，赤足踏著一步一步，繞著一圈一圈。它總會找到自己的節奏。

她今天躲到了掛著旗子的小鐘樓上。狹小的空間只剛好容得下她，倚在城牆的缺口上，探出了半邊身子。

她的她終於在她身邊，觸手可及的距離。她卻始終習慣這個時刻。她始終習慣，每天用半小時的時間，好好的，慢慢的，仔細的去想她。醇如記憶滑過喉間，不嬌柔做作，自會在舌上留下甘甜。香味迴響，漸濃，一步一步奪去感觀。此刻雙眼像是多餘的，她根本看不見眼前——她睜著眼，卻只看見一幕一幕，紅髮如火光閃耀躍過，小小的影子逐漸拉長，每次在她回過神來時，女孩已經亭亭玉立。

綁著兩股麻花辮的，有著蜜糖膚色的，點著雀斑的女孩。

她又汲了一口。索性閉起眼，棄下視覺。她很擅長這件事，擅長讓曾經佔據腦海，掠奪去所有現在。她不是一個喜歡活在過去的人，但此刻的她卻無可否認地迷失在那場霧裡。這個時刻是快樂的，在這半小時裡的每一刻，她都困在一片思念之中，如森林清晨初昇的霧，純粹的，潔淨的，瀰在身邊每吋空氣上，在每口呼吸間填滿軀殼。在這半小時的時間裡，她只屬於她，她也只屬於她。

思念曾經是血肉模糊的獸。它張著染血的獠牙，一步一步邁向她。世界在它履下步步瓦解，獸咬上了她，撕扯她，將紅染得一地。她想逃離那刺痛她的豔紅，如火般灼熱的豔紅，那紅輕輕一笑，便擊潰她所有防備。獸便乘虛而入，將她吞噬。

如此的事在每個冰冷的晚上重覆。十三年間的每一晚，她都被獸吃得體無完膚。她摀著雙耳，卻仍聽到女孩的笑聲。每次閉上眼，她都能看見她一蹦一跳的影子。影子牽起她的手，向她微笑，一如午後的暖陽。在沒有溫度的世界裡，溫熱的淚顯得突兀，幾乎以為會被燙傷。

「Hey Elsa,」稚嫩的聲音總伴隨那雙溫溫的胖呼呼的小手，小手或牽上她，或敲落在門上，咯咯、咯咯地，將勉強依附心牆上的藍的油漆敲落，「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?」她知道她會怎麼做。她會眯起精靈的上揚的眼，露出意味深長的狡笑；她會如祈禱般交握著雙手，滿腹期待地佇在門前，直到黃昏；她會倚在門前，沿著藍色的雪狀印花滑落，抱著雙膝，等待；她會一手按在門前，將額貼伏在門上，從上而下第二顆雪花的底部，偏右一點點的位置，緊閉著眼，如同等著奇蹟出現的信徒。

她都知道，因為門外總是穩穩地傳來堅定的溫暖，即使女孩的笑容已經流失，暖意卻堅定不移。

她是怎樣走過來的？她也會被名為思念的獸咀嚼撕扯嗎？她如何，能在自身都血肉模糊的每天，拖著殘喘的腳步來到脫色的門前，堅信著門總會為她而開？

她總是膽怯，在每晚拔足潛逃，卻仍逃不過獸的追捕。她卻總是勇敢，一次又一次地從血河中站起，不知道什麼時候，獸已經成為了她堅定的來源。

她知道的，她也會害怕。愈來愈猶疑的手卻始終堅定地敲落在木板上，奏出動人的曲。她喜歡倚在門上，側耳傾聽曲的聲音，然後靜靜地，默默地，被獸吞噬。

「Hey Elsa,」急喘著的人在嚴峻的冬天裡佈著汗珠。她伸手抹去額上的汗，將紅髮小心地梳理好，才緩緩地從回憶裡借回視覺。她看向面前的人，每一次，她都比回憶裡又美了一點，又更耀眼了一點，又更灼燙了一點。她的笑容卻依舊是那樣太陽般的燦爛，太陽般的美好。她會在她迷失的每一次，踏著泥濘走到她面前，午後的陽光融去漫漫的霧，她拉著她的手，將她拉到清晰之中。赤裸的足踏上溫暖的泥土時總是躊躇，小草卻不會刺痛她。踏上大地的傾刻，嫩草向外蔓延，延展成巨大的草原。花蕾從泥濘裡抬頭，優雅地開瓣行禮。每次在她驚豔在這片美好之中的時候，抬頭便遇見她。洋溢的幸福總讓她心裡充滿得不自在，凝在眼角的淚溫暖得不真實。她不需要太陽，她有她。

我知道的，無論我落跑了多少次，你總會找到我。
因此，我才可以放肆地迷失，放肆流浪，在這半小時裡。
我知道你總會找到我。

「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?」

她從不過問。只是微笑著，牽起她的手，看進她的眼裡。彷彿，只要找到了她，便什麼都不再重要了。

她回她一個笑容。在很久以後的今天，她終於學會了反握她的手。
碧綠的眼在女孩被拉到懷裡時微微地透著驚訝，她知道的，她太久沒有抱過她，偏低的體溫讓她陌生。她總是太膽怯，怕自己的擁抱會毀了一個人。她總是不敢握緊，總是逃避，她以為，只有這樣才能避過痛苦。

但這樣的話，是握不住幸福的。幸福就在身邊，每天，每分，每刻，在心裡每個角落，它填斥得這樣滿，不容你忽視它的存在。

她終於放手。放開緊握在胸前的，捏著紫色披肩，怕會捏碎一切，於是便什麼都不拿的手。她或許還在顫抖，但她想嘗試。嘗試去相信自己，嘗試去相信她。嘗試去相信，幸福，不會在握緊之後，碎裂成殞落的星。

「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.」女孩輕輕的說。不像她的擁抱，緊緊的溫暖的，柔軟地將她包覆著。她或許也會害怕，她想，不肯定顫抖源自於自己抑或是抱著自己的身軀，但她從不退縮。

而她，**Elsa**輕輕地彎起了嘴角，仿著月的弧度。淺金的髮染著月色，混進了紅的髮裡。而她，也想學習變得堅強，變得勇敢。

變得足夠強大，去擁抱自己所珍惜的美好。

蛾在光源上舞著，豔火的光在它身上燒著，一霎那間她還以為那是螢火蟲。她一直以為蛾會撲到火裡，被燒成灰燼。蛾卻只是一直舞著，一直舞著，像螢火蟲。